在失忆与记忆之间：艾利斯·门罗中篇小说《远离她》去性别解读

施 旻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48–53 页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利斯·门罗的小说《远离她》的剖析与解读。试图通过女主人公菲昂娜罹患阿尔茨海默综合征之后的举动，并以男主人公在“远离她”或是跳出两性关系之后的一种超然的回忆与反思，来审视男女两性情感关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及找寻个人身份与生命意义的艰难，并从中折射生命的苦痛与疗伤的需要。文章认为，主人公的失忆，不应仅仅看作是病态或是女性对于在男权社会受创痛后的报复，而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痛定思痛的反思，这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存在状态，是男人与女人共同交织起来的、一种无法逃脱的生命常态。这一常态过程时而意趣盎然，令人流连忘返；时而荒诞不经，让人急于挣脱；是无奈与妥协，又是妥协与抗争之后的和谐。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的终点。在漫长的人生旅途里，无论是男人主导，还是女人优先，终究抵御不了岁月无情的利剑，还要经受冰冷的大自然的漠视。小说至结尾也并未提供读者所期待的道德暗示。一方面读者会因为一种甜蜜、和谐与平静的生活重回他们二人而感到释然。另一方面也会替他们担心这平静与安然将会维持多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与情感的体验，是否能够永恒。或许只有生的意义永远无解才是永恒，也或许只有失忆才能暂时了却那种无言的生之痛楚。门罗借《远离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超越性别的、对生命的阐释。

关键词：艾利斯·门罗 《远离她》 去性别

WATERBASED

《远离她》（*Away from Her*, 2007）是艾丽丝·门罗出版于2001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原名《熊从山那边来》（*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1999）。企鹅出版社加拿大公司于2007年再版时将其更名为《远离她》，加拿大女导演萨拉·波利（Sarah Polley）以同名电影将其搬上银幕，其再版更名背后亦蕴含了作者颇多深意。

故事讲述的是身为教授的格兰特（Grant），曾经与他的学生有染，迫于丑闻被暴露的压力，他选择了提早退休。门罗在故事中这样说，“他没有错误地去忏悔自己的过失，而是答应给他的妻子菲奥娜（Fiona）一个全新的生活。”[1]于是他们搬到了郊外湖边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了一种平静的生活。20年过去了，菲奥娜却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记忆障碍症（Alzheimer’s disease）的症候，即通常所说的在早老性痴呆症。在感觉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的时候，她主动要求住进疗养院。就这样丈夫格兰特依旧住在他们的家里，菲奥娜住进了疗养院，医院规定在入院后的前30天里，新的入住者不允许被探视。而当格兰特真正能够见到菲奥娜时，发现菲奥娜已经离不开一位叫做奥布里的患者，他因一次事故成了不能讲话也不能行动的轮椅人。一向乐于助人的菲奥娜对奥布里处处关爱备至。当菲奥娜再次见到丈夫格兰特时，

1 Alice Munro, *Away from Her*, Penguin Canada, p. 15.

比较-正文.indd 48 17-12-14 下午4:14

她就像对待任何一位普通男人一样彬彬有礼，却似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丈夫。按照创伤叙事理论，受创者即使逃离了创伤事件发生的空间，但是却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阴影。创伤的异常形式被编入记忆中，以闪回、梦景和幻觉等受创者无法控制的方式反复出现在个体心理中，增加受创者的痛苦。门罗小说叙事的微妙之处至此开始体现出来。

在门罗这部唯一的中篇小说里，作者采用的是一种超性别、跨性别或是一种去性别化的叙事视角，这里的去性别化[1]，指的是不再有任何强加在男人或者女人身上的符码或标签，不再拘泥于女性的立场或是男性的立场。处于西方后工业时代，父权制规则和基于性别的期待皆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性别认同也随之产生变迁。门罗的《远离她》即是让老年的男女主人公的记忆或是伤痛伴随着现实场景徐徐开启它的帷幕，让生命呈现出它本有的状态。

一、菲奥娜：亦真亦幻的阿尔茨海默综合征

书中男主人公格兰特（Grant）到疗养院探视自己年轻时曾经在情感上伤害过的妻子，妻子在疗养院中真假难辨的表现又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小说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无声地展开着，持续着，直至结尾，菲奥娜的病情越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菲奥娜是真的失忆，还是出于对格兰特的某种报复，这种报复是病情本身造成的，还是菲奥娜对格兰特的又一次嘲讽？因为生活中的菲奥娜向来喜欢揶揄讽刺。他曾一再向管理人员了解妻子与瘫痪的布里之间感情的深度，是男人主动还是相反，而得到的答案依旧是模棱两可的，“你可能觉得这是那种好色的老男人爬上老女人床头的故事，可你应当明白，有一半的情况其实是反过来的。”（26），然而管理员又反复说，“菲奥娜可是位大家闺秀”（26）。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谁主动谁被动，让人扑朔迷离。

小说《远离她》是男主人公格兰特第一次作为局外人对于他们夫妻关系的反思，这也许就构成了小说名字“远离她”的含义之一，远离夫妻关系中的妻子来看妻子，探视妻子的过程也成了丈夫反思他们过往的过程。“他开始透过一些人和事来观察这个地方，好像他就是个自由自在的访客一样，可以视察一番或者做做社会研究”（30）。他们曾经答应不离不弃，但是婚姻过程中依然无法履行那样的郑重承诺，可是一旦离开了她，却又为什么不能了无牵挂？在格兰特那里，他与菲奥娜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令他琢磨不定的是，她可能是在跟他开个玩笑罢了。她是做得出来的。最后她的一个小小的借口，跟他说话的时候的样子，都表明她觉得他大概是一位刚刚入住疗养院的人。他不敢肯定她是否在伪装。而且这是否是一个借口。但是玩笑开过之后，她又会不会追上他然后嘲笑他呢？她不可能只是回到原来的游戏之中，肯定不会假装已经忘记他了。那简直就是太残酷了”（23）。

《远离她》再一次印证了女性与精神疾患之间的渊源，也就是说常态下的主流男权社会是不会容纳女性的真实自我的，一切违反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真实只能存在于女性的病态之中。女性主义作家，试图以阁楼作为堑壕，以笔下的曾被极度边缘化了的疯女人作为主人公，向男性主宰的文坛发起攻势，以期毁灭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对象化。女性的病态上可追溯至《简·爱》中的梅森，一个典型的被闭锁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形象。女性主义者认为她是被正统文化熏陶的简·爱的另一个自我，带着冲决旧的传统的破坏力，一把火烧毁了象征着男权文化的罗彻斯特的庄园，但是小说中梅森毕竟是个次要的人物，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在19世纪的早期，女性对于男权文化的对抗只能采取“化身”的方式。从《黄色墙纸》开始，文坛上才第一次出现疯女人作为女主人公，这不能不说是文坛上的一次大地震。发疯是顿悟的开始，是非理性对于理性的抗争，即使在男性文坛，古今中外的文学案例也无不叙说着这样一个文学事实。

1 Catherine B. Silver，Gendered Identities in Old Age: Toward (De) gendering?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3, 17 (4), pp. 379-397.

比较-正文.indd 49　17-12-14 下午4:14

如果菲奥娜真正罹患失忆，也许那是一件幸事，曾经的痛苦记忆也许已经忘却，但是那些真切的曾经咬噬灵魂的记忆真的能够忘却吗？在失忆与记忆之间那是什么呢，是女性向男权社会的复仇吗？而这种伤害的记忆是否依靠复仇就能够疗伤呢？

二、格兰特：爱恋与嫉恨交织之中的反思

循着格兰特的思绪，我们了解到，身为年轻的春风得意的文学教授格兰特，曾经与他班上的学员，一位在各方面都迥异于妻子的女子有过一年的情爱关系。“她是与菲奥娜截然相反的——个子矮小，身体柔软，黝黑的眼睛，总是喜形于色。是一个不知揶揄讥讽为何物的女子”（36）。他们夫妻关系的疏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当时妻子忙于照顾生病的母亲。其实格兰特也并非是那种好色之徒。“他还从未让除了雅基（Jacqui）以外的女子靠近过他，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在体内快速生长。他感受到了一种自12岁以来就消失了的对于矮胖人的喜爱”（37）。

我们可以看到格兰特的出轨与再次入轨，身为教授的他似乎是进出自由，既天经地义，且游刃有余。出，是因为他从情人那里找回到一种与妻子完全不同的感受，也许那是一种心理生理上的补偿，而入，则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尽管有来自各方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他其实未曾停止对菲奥娜的性爱。他从未有过夜不归宿。也没有编织一些理由来为自己在旧金山度周末或是在马尼图林岛群岛（加拿大）的野营开脱。他小心翼翼地对待麻醉饮品，继续发表论文，继续在专业委员会中任职，在自己的事业中精进。他从未想丢下自己的工作和婚姻，去乡下重操木匠活或是去养蜜蜂”（16）。

而对菲奥娜来说，如果称得上是她的一种全新的情感历程的话，却是在她入住疗养院之后。或许可以说那是一种本能的，或是在一种病态下的对于同伴奥布里的关爱。进入疗养院的菲奥娜，搬入了一个全封闭的世界，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独有的关系网络。而局外人则只能是旁观者，这有点像是大学校园：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也有自己的习俗与关系网络。她将格兰特视作了一位普通的朋友，一个局外的人。而此时的格兰特，除了心理上难以接受之外，更多地是感受到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的丧失。正如管理员向格兰特讲述的那样，“你来到他们的房间里住上一年，他们却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谁。然后某一天，他会说，啊，你好！我们何时回家？一时之间他们似乎完全恢复了常态。”然而过不了多久，“哇，正当你觉得他们一切恢复正常了，而后，他们就又不知去向何处了”（34）。

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失忆与记忆中进行着，在格兰特的探视与探视后的反思中进行着，他已经明显发现妻子与奥布里的相处中，身体状况在逐渐好转。然而奥布里的妻子却将奥布里定时接回家自己照顾，这样一来，菲奥娜的状况又在不断恶化。无奈之中，为了妻子的康复，格兰特决定到奥布里的家中动员他的妻子将奥布里送回疗养院。但是他却从奥布里妻子那里体会到了一种超乎他想象的状况，似乎也体验到了另外一位女性的力量。在奥布里的妻子看来，“他们已经与现实失去联系。有教养的人，那些文人，像格兰特的妻子那一方的那些富有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已经与现实生活脱离联系。由于一种与他们并不相称的好时运或者是天生的愚钝，他们怀疑格兰特的情况可能是二者兼具”（57）。

格兰特原以为奥布里的妻子会是因为她的丈夫与菲奥娜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心生憎恨与嫉妒，才将其丈夫接回家中的。而事实上，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错误地估计了奥布里的妻子。在登门拜访了奥布里家，经过与其妻子的详细谈话，他才了解到原来奥布里的妻子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房子，不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子来支付医疗费，才将其丈夫接回家中的。“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曾被冰雪和树枝覆盖的沼泽地深处现在已经开满靓丽浓郁的百合花。盘口大小的叶子鲜嫩诱人，向上开放的花朵如同烛光的光焰一般，诺大一片，明黄的色泽，在他如此阴郁的日子里好似从大地上点亮了一束光。菲奥娜曾经告诉过他这些花也

比较-正文.indd 50 17-12-14 下午4:14

是能发出热量的……她说她曾经尝试过，但是她不敢肯定她感觉到的到底是热还是她的想象。这种热气竟然能引来虫子。‘大自然绝不是闲散虚度，仅为装点的’”（56-57）。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与大自然的万物一样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不仅仅作为男人世界的点缀物，而是她们自身也在放射着不息的生命光与热，是男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生命源泉。格兰特通过奥布里的妻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去理解自己的妻子和女人。之后格兰特常来疗养院。菲奥娜不在，他却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她了。菲奥娜一向喜欢讽刺挖苦，不是那么容易就被驳倒的。格兰特突然悟到，她亲近奥布里莫非是她有意讥讽他先前在大学校园里的那段生活吧。

当格兰特再一次见到菲奥娜时，“你本该开车离开的，”她说。“放弃我在世上了无牵挂地离开这里。放弃我，放弃吧。”他把脸颊抵在她的白发上，粉色的头皮，她的姣好的颅骨上面。他说，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65）。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留给读者足够回味的空间，菲奥娜是否真正罹患失忆症，是否是借机对男权社会的一个讽刺，或是对丈夫的一个教训，因为她一向喜欢开玩笑嘲讽人。在她记忆与失忆之间是否是她向男权社会的复仇？或是唤起男权社会对于女性与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反思？菲奥娜是否已经真正康复回家了呢。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与性别问题学者贝蒂·弗里丹研究发现：父母角色完成以后，出现性别角色转换。在不同文化中，男性在晚年会出现诸如被动、喜抚育、好沉思等“女性化”的品质；而女性则显露出勇敢、自信、喜指挥、好冒险等“男性化”品质。马卓瑞菲克斯一项对旧金山的老年男女调查发现：妇女挣扎着度过了焦虑与沮丧阶段，开始尝试“自己独立做事”；而丈夫的朋友越来越少，越来越依赖妻子。男性变得越来越易怒，而妻子变得越来越自信，除了照顾丈夫以外，妻子开始做更多的事情。

从男主人公格兰特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年轻时的他春风得意，迎娶了出身高贵的菲奥娜，体验了不同类型的情感，并且不知忏悔与反思，以许诺给妻子一种全新生活为交换，无处不体现出他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而到了晚年，特别是在菲奥娜患病住进疗养院之后，他却越来越显示出对妻子情感上的依赖与难以自拔，甚至是被嫉妒等情绪所控制。同时也开始通过与疗养院的管理者，以及“情敌”的妻子的交流来反思自己对于两性之间的情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自己的阶层为中心来看待两性情感与周围的人群。他最后再也不给自己“离开她”的机会了。

三、门罗的叙事风格：像云像雾又像风

艾利斯·门罗不愧为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师。她已经将她的名字与短篇小说融为了一体，而且那是一些多么精彩的故事啊，那些丰富的细节描写堪比安东·契诃夫的手法。门罗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一个小镇上的男人女人。她的那些精彩的故事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事，只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作者对其略施魔法而已。作为加拿大的主要作家之一，门罗拒绝在她的作品里渗透道德说教，她的故事不给读者提供任何解答，她总是让读者自己根据她所塑造的主人公的无法预言的所作所为，来让读者自己得出解答。因此，《远离她》中女主人公菲奥娜到底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皆交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了。艾兰·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认为：门罗小说总给读者留下足够宽广的阐释空间，足以至长篇小说的范围……，她具备了一种天才，能够唤起一种别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氛围，尤其是那种令人难以启齿的压力和希冀。[1] 借用亨利·詹姆士的话说，她的确是一位“滴水不漏的人”（upon whom nothing is lost）。短篇小

1 Alan Hollinghurst, The Munro Doctrine, *The Guardian*, 2005-02-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5/feb/05/featuresreviews.

比较-正文.indd 51　17-12-14 下午4:14

说的形式彰显了她的创作天赋，因为她一直能够将其驾驭得很好。她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洞察与精细的写作风格，将短篇小说赋予了长篇小说的厚重感。

《远离她》也是这样一篇能够充分体现门罗艺术特色的小说，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与阐释空间。从题目上看，小说无疑是男性视角下的两性关系。在故事的开始，格兰特与菲奥娜在他们一同上大学的小城相识，这里也是菲奥娜一直与父母居住的地方。在格兰特这样一个外乡人眼里，菲奥娜过着衣食无忧，众星捧月一般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个很好强的冰岛人，对左派政治极其感兴趣，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心脏科医生，家中整日高朋满座，操着各式口音的演说者云集这里，这是菲奥娜连大学女生联谊会都不参加的重要原因。她一直把包括格兰特在内的众多的追求者当成揶揄打趣的对象，直到有一天："在斯坦利港海滩一个寒冷的、晴朗的日子里，当她向他求婚时，他觉得她一定是在开玩笑。沙尘在抽打着他们的脸庞，海浪卷起的成堆的砂石在他们脚下滚动着。'你觉得是不是很有趣——'菲奥娜大声说。"我们要是结婚，你觉得是不是很有趣？"他把她举了起来，大声喊道，是的。他想永远不再离开她。她拥有生活的激情火花"（2）。

回顾一下她的早期创作，《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Something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1974），读者会感觉到这个集子的13篇小说，主题略同。这些小说似乎是在强调女性运动的某些意识，经过多年写作技巧的磨砺，她的叙事更为精致细腻，带着一种灵巧的幽默和一种与神秘为伴的意愿。的确，像迷雾一样的神秘感，一如《远离她》中的菲奥娜的风格，有时令人琢磨不定或是扑朔迷离的。

安·泰勒（Anne Tyler）在《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上撰文认为，在门罗的小说《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 1986）中，她的重心或是焦点似乎改变了，在这11个短篇里，书中人物并非过多关注爱这一旅程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如何看待爱的旅程，如何从爱中提取意义等。……门罗不再仅仅关注离婚、分居和死亡之后如何安置爱的问题，而是更加关注爱的进展，以及历经时间的考验和种种变故之后爱的方式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呈现生活中的一幅幅图景，是各种关系和爱的图景，是透过一系列的"镜子和框架"（Mirror and Frame）来观看的，这些画卷常常带着主人公的苦痛和对生命的直觉，是清晰可辨的艺术的辐射。[1]在《远离她》中，主人公菲奥娜即是带着伤痛主动要求住进疗养院的，在记忆与失忆的交替与纠结之中疗救自己的伤痛的。男主人公格兰特则是在带着自己的内疚、对妻子的疼爱，其中还夹杂着嫉恨等情感的直觉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门罗的短篇小说无论是从道德、情感还是历史的层面上看，有着长篇作者才有的密度，这一论断也得到其他批评者的回应。作者剖析了我们曾坚定不移地以爱的名义欺骗我们自己，我们所看到的悲凉皆被作者细致入微的耳目所捕捉、收纳与丰富。生活是令人心碎的，然而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呈现些许的善意与和谐。

如果将门罗与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进行比较，虽说有些老生常谈，但是不能不说是极为恰切的。[2]在小说《我青春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 1990）中，门罗继续探寻在斗转星移的时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人物的生活中，结局总是让步给初始，凯特·沃伯特（Kate Walbert）也强调，"寻找自我身份是值得为之奋战的战利品，对于女主人公来说，是一种严格的"自我审视"（self-scrutinization）的需要，就如同人要呼吸一样，是一种习惯，女性的问题并非是她们过去发生的事件，如第一次婚姻，孤独的童年，割裂的友谊，而是在那些事件中她们是谁的问题，当她们在追踪她们的足迹时，会质疑我怎么会来到这里了？在一个寻找她们是谁的近乎西西弗式的徒劳中，努力提取一个"我"字，因为她们的一切努力皆被放置于男权的准则

1 Anne Tyler, The Progress of Love, by Alice Munro, *The New Republic*, 1986-09-15, p. 54.
2 Holcombe Garan, Alice Munro, in *Contemporary Writers,* London: British Arts Council, 2005.

比较-正文.indd 52 17-12-14 下午4:14

之下来审视。在《远离她》中，菲奥娜还未及审视自己，已经罹患失忆，她的“自我”是丈夫格兰特晚年出于对妻子的依恋而渐趋获得，也通过与其他女性的交往渐趋明晰的。

四、记忆与失忆：对生命创伤之痛的疗救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我本是一只受伤的小兽，很想前行，却无路可寻。在茫然中，是你的手将我牵引。是的，你是上天安排下出现的，而我必定将在你的命令下消失。她是这样一位拒绝失忆的女作家。

不管是门罗的小熊还是米勒的小兽，因为门罗的《远离她》原名为《熊从山那边来》，皆是带着伤痛的记忆在前行。主人公的失忆，不应仅仅看作是病态或是女性对于男性社会的报复，而更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存在状态，是男人与女人在一起交织起来的一种无法逃脱的生存的常态。时而意趣盎然，令人流连忘返，时而荒诞不经，让人急于挣脱，时而是无奈与妥协，时而又是无奈妥协与抗争之后的和谐，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的终点。这一生命的过程中，时而是男人居上，时而是女人优先，然而终究抵御不了无情的岁月这把利剑，还要经受大自然的漠视与冰冷的磨砺。在小说的结尾处，当格兰特前去疗养院接菲奥娜回家时，细节描写颇耐人寻味，菲奥娜在阅读一本摊开的有关冰岛的书，格兰特说他带给菲奥娜一个“惊喜”，问她是否还记得“奥布里”，菲奥娜只深情地凝望着格兰特，菲奥娜似乎根本就无法集结起记忆的碎片。她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名字这东西我老是抓不住”（64）。接着作者又用了这样几个令人难以言喻的字眼，说“她的皮肤和她的气息散发出一种鲜花浸泡于水中太久了的味道”（64-65）。而菲奥娜依旧是那种客套的寒暄，“你本来应该离开我的，不要接我回家了，放弃我，放了我吧”，嘴里喃喃地，用了“放弃”这个动词的不同时态和形式来表达她自己（Forsook, Forsooken me, Forsaken）（65）。这一表述既显示出她这样一个失忆的人，在努力地搜寻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在读者看来又表明一种时间的概念，过去的，现在的，已经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过往等等。格兰特的回答则是“没有机会了。”然后他的脸抵在她的白发里，她粉色的发根和她的好看的头颅上。至此，读者一方面会因为甜蜜、和谐与平静的生活重新回归他们中间而感到释然。另一方面，也会担心这平静与安然将会维持多久，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与情感的体验，会是永恒的吗？或许只有生的意义永远是未解之谜将是永恒的吧，也或许只有失忆才能了结生之痛楚吧。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WATERBASED

比较-正文.indd 53　17-12-14 下午4:14